

福爾摩沙空中的一絲期望

佳作 | Etik Nurhalimah

夜晚已深，冷空氣包圍了淡水區。我穿的厚外套無法抵擋越來越刺骨咬人的寒風。我把自己捲進一條厚厚的毯子裡，甩去一天的筋疲力盡。

「愛絲（Ais），我想上廁所。」睡在我隔壁床的奶奶說。

還來不及閉上眼睛，奶奶再次醒來要求小便。每晚她都會醒來兩到三次，害我早上起床時會頭暈。其實太太有建議穿紙尿褲，但是奶奶覺得不舒服。最後太太的建議就作廢了。

「吃完早餐，別忘了帶奶奶去曬太陽，到公園走走！今天天氣蠻溫暖的，氣溫上升，風也不大。」太太吃光了碗裡的桂格麥片後說道。

這是第二週，我被分配到詹太太家，奶奶住在淡水的大媳婦家。這位留著及肩長髮的中年婦女，是在我工作合約上簽名的人。但是，每隔兩週，我們會搬到奶奶其他孩子的家住。輪流的原因是讓大家感受一下如何照顧老人。這樣的情形讓我很不舒服，每到一處新的地方，就得重新適應環境和凌亂的家。詹太太家是讓我最害怕的地方，因為當詹太太和他的小孩不在家時，詹先生常會悄悄的戲弄我，還會對我不禮貌。

「奶奶，吃完飯我們去曬太陽喔。」我邊說邊給她一碗溫熱的燕麥片。

「愛絲，家裡很安靜，大家都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太太去公司了，小孩子去上課，先生在他的房間休息，十五分鐘前他才剛下班。」

詹先生是一家汽車零件公司的領班。工廠規模很大，員工很多，所以他們必須排班。有時候會排到晚班，有時是日班，我也不太了解他的排班時間。

奶奶在餐桌上吃燕麥片，吃的津津有味，我也在廚房裡享用早餐。其實這位八十幾歲的女人還很健康，也會處理自己的事。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還要雇人？更準確的說，他們只是想找人輪流打掃他們的家。我還聽到他們說，所有申請移工的文件都由仲介處理。他們只要付錢了事。

即使我的日子很忙碌，卻一直迸發出無聊感。他們禁止我與其他印尼移工來往，連跟鄰居打招呼都不行。他們沒收了我的手機，那是我唯一從印尼帶來的最寶貴東西，用來與家裡的老公和姑姑聯絡。別說社交的權利，連食物也被限制。我在拿食物時奶奶都會監視我。如果拿得比較多一點，她就會多看一眼，一邊還說：「妳在印尼沒有吃過這種東西嗎？」

奶奶睡午覺時，我要去洗雇主的廁所。如果她醒了，一定會叫我做這做那的。雖然只照顧一個人，但真的需要很多耐心。不管我做些什麼，在她眼裡永遠是錯的。台灣沒有我想像的美好。這裡還有許多要努力的地方。特別是，這是我頭一次來到這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地方工作。因為靠近海邊，所以氣溫很低，加上寒冷季節常常造成我的手抽筋，有時難以動彈。

碰！

一個平面的肥皂碟掉在地上，打斷了正發呆中的我。那塊透明的東西碎得到處都是。發抖的手還來不及處理碎片，就聽到奶奶從後面傳來的大叫聲。

「妳在幹嘛？看！妳打破了我兒子喜愛的盤子。這個很貴的。」奶奶立即開罵。

「對……對不起，奶奶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的手抽筋，因為天氣太冷了。當我正在洗的時候，盤子掉了下去。」

「對不起！哈……妳以為妳賠得起那麼漂亮的盤子嗎？我要扣妳的薪水來賠。妳這個笨蛋，連工作都做不好！」

我經常受到這樣的責罵，即使犯的只是小小的過錯。有一次我煎蛋不符合他們所要的，他們就不給我吃晚餐。還好我有請印尼朋友幫忙買餅乾，可以墊一下餓的發慌的肚子。其實我已經好幾次提出換雇主的想法，但我得到的只有責罵和羞辱。

當我提出想換雇主時，太太大聲的喝斥我說：「妳可以換啊，但妳必須賠償我付給仲介的費用！」

「賠償？我哪裡來的錢？我的工資扣款還沒還完呢。」我在心裡想著。

從那一刻起，想換雇主的念頭就消失了。我只能以耐心和誠意度過這一切。期望雨後會有彩虹，到時一定很美。我這樣希望著。

來台灣確實需要很多準備，待在人力儲備中心六個月，不保證在海外工作就能成功。很多跟我同一屆出發的朋友，在奮鬥過程中落敗了。有的換了幾次雇主，最後還以不會工作為由被遣返。沉重的工作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，以前在婆家收成時也都會幫忙，從割稻、碾米到運送米去殼的大米到家裡。

在父母去世後，我由姑姑照顧，她是爸爸的姐姐。我們的生活很簡陋，應該說只是勉強過生活。這位代替我母親的五十八歲女人，努力工作讓我跟其他孩子一樣可以讀書。一放學，我會在菜市場賣香料的攤位工作，幫忙剝蒜，清理腐爛的辣椒並整理店鋪。下午回家時，他們會給點錢和幾樣煮菜用的香料，這樣可以節省開支。

高中畢業後，我到鞋子批發商那裡工作。這工作還不錯，工資足夠我們兩個人的生活。直到我遇到了安迪，我們相識相戀，後來決定結婚。安迪家人不同意我們的婚姻，因為在當時，安迪正在等待到台灣的工作。但是他堅持舉辦婚禮，因為他不希望他不在家時，我被另一位男生娶走。

根據爪哇人的習俗，婚後女性必須住在男方的家。雖然心情很沉重，我還是離開了姑姑，這位把我當成自己孩子般照顧的女人。自此住進公婆家，我的生活產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。以前雖然只能勉強過生活，但我跟姑姑的生活充滿愛和開心。住進安迪家後，我的壓力很大。婆婆常常拿我跟其他兩位從香港和台灣工作回來的媳婦做比較。他們可以買稻田，讓我的公婆他們管理和收成。

「找老婆不要只是漂亮，也要有資本和錢才能幫助這個家。」這樣的暗諷就像是我每天聽到的國歌。

時間過得如此之快，幾乎磨平了周遭任何東西。隨著冬季的持續變幻，美麗櫻花的綻放妝點，本身擁有許多天然美景的台灣，成了磁鐵般吸引著眾多遊客。我在人力儲備中心時，常常在社群媒體裡讀到這些訊息。台灣是印尼移工喜歡去的地方，僅次於馬來西亞。

「愛絲……請幫我做碗湯麵！剛剛早餐只吃一點點，現在又餓了。」坐在電視桌前的詹先生說道。我在櫥櫃裡找出泡麵，一邊等水

滾，一邊打開冰箱尋找要加進去煮的蔬菜。但當我低頭打開冰箱冷藏蔬菜的抽屜時，突然受到驚嚇，有一隻手正揉著我的臀部。我跳起轉身，一個穿著短褲和白色背心的高大男人看著我，還微笑著，就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。

「先生，你在幹嘛？」我用不開心的語氣問他。

「嗯……我想拿你煮的麵。」

「麵？你不是通常要我端到樓上給你嗎？」

「喔對！嗯……那我在樓上等你的麵喔。」

詹先生用無辜的表情走上我身旁的樓梯。這不是他頭一次做出讓我不舒服的事。我跟仲介講過，但他們不相信。他們反而指責我，好像是我在勾引先生。

我的仲介來探望我時說：「那些只是小事。他可能只是不小心碰到你的臀部。不要太戲劇化了！」第一年工作時，仲介每個月會來看我，並收取一千八的服務費。

這一晚我無法闔眼，思緒飄到今天中午發生的事。詹先生明明對我不禮貌，為什麼仲介總是為他辯護，說是不小心而已。很多的女性工作者都是性騷擾的受害者。他們無法為自己辯護，更不用說得到幫助了。後來可能導致抑鬱，然後被遣送回國。想在國外取得成功的期望破滅後，還悲慘的回到家鄉。

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離開這個家。正常的工作投訴已是不可能了，一切都是徒勞。但是恐懼一直籠罩著我的心靈。萬一同樣的事情再發生怎麼辦？或許還會更糟，屋子裡常常沒什麼人在。焦慮直接帶著我迎向早晨，甚至來不及走入夢境。

我從扣款後的工資存下錢來，請印尼同鄉朋友幫忙買手機。不需要新的，只要還可以用就好，還要有相機功能。我將藉此來記錄先生對我做出的不禮貌行為。沒有其他的方法了，這是唯一可以讓我離開這個家的辦法。

在詹太太家的第五天，當天中午我正在洗浴室的時候，我故意關上門，這樣有人從外面推開門時，我就可以聽到。我已經將相機準備好，放在房間角落的上方，離我要洗的浴缸很近。幾分鐘後，聽到門吱吱作響。我喊了幾次奶奶，但都沒有回應。

突然間有一隻粗壯的手從背後抱住我的腰，充滿慾望的將我推到浴室角落。詹先生用瘋狂的眼神看著我，雙手還伸向胸部。我俐落的將握在手中的海綿丟向他，瞄準他的眼睛，讓泡泡模糊了他的視線。然後用全身的力量推開那高大的身體，為了逃出他的魔爪，我衝出房間。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。我不讓自己的處境更加艱困並增添麻煩。

時鐘指針指向晚上七點鐘，我已經準備好餐桌上的食物。有湯、魚、菜和醬油炒豆腐。在我請大家吃飯之後，屋裡的人都圍著餐桌享用美食。餐具互碰的叮噠聲與相互聊天的聲音，陪著他們享用晚餐。在整理廚房時我鼓起勇氣，最後一次表達想要換雇主。今天下午的事情發生後，我花了點時間聯繫仲介並將視訊傳給他們。起初仲介不理會我的投訴，他們再一次指控我在編故事。但這一次我威脅他們，如果不來接我，那我就向 1955 勞工專線報案。

吃完飯，太太到廚房洗手。這是我表達目的最佳的時機。

「太太，我要換雇主。」我很堅定的說。

「什麼？又來了。妳又在說什麼傻事。」她很生氣的回我。

「我不想在這裡工作了。等一下仲介會來接我。」

詹太太看起來很驚訝，為什麼我敢那樣說？她的咪咪眼皺了一下，眉毛還豎了起來，好像在質疑我剛剛堅定說出的話。

我們之間產生了一點緊張感，太太後來打給仲介。經過短暫的交談後，這個女人帶著充滿怨氣的表情離開廚房。這一次我不會認輸，因為不會有第二次機會。

三十分鐘過去了，一位穿著黑色短裙搭配同顏色西裝外套的苗條美麗女人來了，她的腳上還穿著黑色絲襪。白色襯衫搭配垂墜的絲帶，為這位三十幾歲的女士增添了優雅氣質。

「妳現在膽子很大了喔？」她生氣的指著我問。

她就是 Evi 小姐，幫仲介公司處理移工事件的翻譯，同時也調解移工與雇主之間的問題。很多移工就算在台灣待了很長時間，還是不太會講中文。他們很少說話，因為所照顧的是癱瘓或臥床的病人。我不一樣，我的病人還很健康，但我們很少講話，因為我的工作是从一間房子打掃到另一間房子。

「不好意思，小姐。我真的無法忍受在這裡工作了。」

「算了，不要再多說！」

我的喉嚨卡住了。我還沒說完，那位漂亮的女士已走向客廳。對我來說，現在的確不需要多說，因為他們不會聽我的話。就讓那段影片來證明吧。

我不太了解他們在客廳裡說了什麼，穩約間聽到他們說出我的名字。過了一會兒又安靜了。Evi 小姐好像將我下午寄給她的影片播放給他們看。那段兩分鐘的影片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先生是如何欺負我的。剛開始我還是會擔心，害怕如果這個計畫失敗，詹先生可能會生氣打我。但我已下定決心，出國工作不能僅僅只有決心和工作能力，也要有揭露真相的勇氣。

「Anisa……過來！」

聽到 Evi 小姐叫我去客廳的聲音。兩雙瞪著我的眼睛充滿了憤怒。詹先生和詹太太兩個人不斷的瞪著我。太太憤怒的問我哪裡來的手機？她在我剛來的第一時間不是已經沒收那個東西了嗎。

「妳哪裡來的手機？不是被我沒收了嗎？」太太提出疑問。

「我用扣剩的薪水，請朋友幫我買的二手手機。」我堅定的回答。

已經沒什麼好害怕的了。事已至此，一切必須結束。簽完我和太太的終止合約之後，我就必須離開這個房子。惡夢已經過去，新的階段在未來等候。期望在福爾摩沙的天空中找到希望。

在離開那個家之前，我跟奶奶道別。雖然一直以來她對我不好，但我仍然感謝她，如果在工作當中有什麼過錯，也請她原諒我。

我在拉著黑色行李箱離開之前跟她說：「奶奶，我要走了。謝謝妳這一段時間雇用我，如果我有做錯什麼事也請妳原諒。希望奶奶和家人永遠健康。」然後昂首闊步的迎向未來。

一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說，坐在方向盤前的美女接了幾通電話。聽起來像是在罵一名印尼移工，在那之前他接了一通抱怨電話，很有可能來自雇主。大部份仲介都一樣，他們只聽雇主單方面抱怨說移工不好、不會工作，也不會先確認實際發生的事。

正是這種情況引發移工示威，要求取消仲介制度。因為一旦移工抵達目標國家後，他們大部份都不太關心移工的命運。實際上在第一年工作時，移工每個月必須支付台幣一千八百元給仲介公司，第二和第三年則要付台幣一千五百元。他們也經常做買賣工作的事。事實上，安迪曾經告訴我，他的朋友必須支付台幣七萬五才能找到工作，最後還被騙了，因為他得到的是一份非法工作。

我們在晚上十點抵達仲介公司，那裡有一個房間或庇護所，可以收容剛從印尼來的移工或是更換雇主、正在跑其他流程中的移工。

住在庇護所中的每個人必須在六點鐘起床。我們打掃一樓的辦公室。二樓則是廚房和收容所。大家一起合作，有的掃地、拖地、擦窗戶、洗廁所、到廚房煮早餐。我們會一起完成。辦公室的員工八點鐘出現時，我們必須很整潔。未來的雇主隨時都會來，我們都會被叫去面試。

「這位小姐什麼時候來的？目前正在辦理什麼程序呢？」一位朋友好奇的問。

「我昨晚才剛到，Evi 小姐送我來的，我要換雇主。」

「我是 Fitri，來自楠榜省。」她告訴我並伸出雙手。

我回她說：「我是 Anisa，來自波諾羅戈縣。」

我再次問她：「Fitri，妳目前在那個程序呢？」

「我也是換雇主。我所照顧的爺爺過世了，其實我只剩三個月就完成合約了。但合約結束之前我不能回去，不然就要付新台幣三萬元的罰款。我哪來那麼多錢？我爸目前還在醫院，正需要錢。」她悲傷的描述她的故事。

每個人都有各自來台的理由。有的因為經濟壓力、有的是逃避問題，還有各種生活上的故事而離開了家鄉，緊抱著對家人的思念而在外國奮戰。許多犧牲是必然的，也要適應新環境，包括文化、語言和習俗。

來這裡半個月，我還沒有雇主。幸好我可以打工一個星期，照顧病重的奶奶，直到她過世為止。安迪偶爾會跟我聯絡。作為丈夫，他很同情我，因為他的妻子在國外奮鬥的過程不是很順利。有一次他寄裝著泡麵和一些零食的包裹，裡面還偷偷藏了五張新台幣一千元的紙鈔。那個包裹需要經過仲介的檢查。別想要從這個地方逃走，因為那是不可能的。這個房子的出入口都與警鈴相連，若在晚上八點以後打開，警報器就會響，也就是辦公室的人員下班之後。

「妹子，妳好嗎？」安迪在電話的另一邊問道。

「哥，我很健康。但到現在還沒有雇主。」

「妹子要耐心一點。對不起我無法幫上很多忙。噢，對了，妳還有錢嗎？需要我再寄過去嗎？」

「哥，不用了。之前的都還沒用到。因為我打工有賺了一點錢。」

我努力吞下話語，嘗試隱藏強烈的悲傷。即使眼淚不爭氣的溢出，淹沒了雙頰。這場奮戰的確不容易，我一定要成功熬過。

如果身體不自由，還可以向上天禱告。那天下午，當所有辦公室員工正準備回家時，剛好由我值班，所以我下樓準備整理杯子。當時在 Evi 小姐的辦公室內有一位金髮美女正在說話。

「明天早上十點有雇主要面試，做好準備好好表現。」她斷然說道。

「小姐，什麼？有雇主要我嗎？」我想確認，怕我剛剛聽錯了。

「是，照顧一位奶奶，她還很健康。妳們兩個人住。這是妳的機會，一定要贏得對方和奶奶的歡心，在那邊好好工作。」

我充滿力氣的完成工作，迫不及待的想告訴朋友們。至少，鼓勵他們不要放棄，努力爭取新雇主。

「感謝主，明天我要接受面試了，姐。」我對一位也在等待的朋友說。

「感謝主。趕快工作賺錢。等妳要回去之前再來這裡。也幫我禱告吧，希望我也可以趕快跟妳一樣。」

「一定的，姐。我們互相祈禱，一起成功。」

我們彼此相擁勉勵。在國外一起奮鬥讓我們成為沒有血緣的家人。這一天晚上，焦慮感再次影響我的睡眠。明天會遇到什麼樣的雇主呢。因為在每次的面試中，了解問題的主因後，女性雇主通常不願意僱用我。特別是住在一起的，他們怕我誘惑他們的先生，就像詹先生所做的事。很多人都認為是移工不好，總是將移工歸為做錯事的一方。但其實事實是相反的，移工所面對的問題也大部份就這樣被掩蓋掉，沒有得到解決。

「這一次，我一定可以的。這是新雇主，也是我為了未來要努力的地方。」我小聲的自言自語說。

我一大早就準備好，所有物品也打包好了，確認沒有落下東西。十

點四十五分時，Evi 小姐透過室內電話打來要我趕緊下去。我準備了最友善的微笑跟準新雇主打招呼。一對夫婦在 Evi 小姐辦公室等我。男雇主是一位約七十歲的人，身體壯碩，頭髮略禿。女雇主身材嬌小，短髮並帶著眼鏡。即使已不年輕，但風韻猶存。他們微笑著和我打招呼。

「所以妳是因為男雇主不好才決定換工作的，妳也沒有得到適當的工作權益嗎？」女雇主邊問邊調整了眼鏡。

「是的，太太。」我用顫抖的聲音回答。擔心她能否接受我的回答。

我不希望第一次見面就給他們不好的印象，然後打消僱用我的想法。在這裡待了二十天，我已經面試過好幾次了，結果都落空。跟 Evi 小姐聊過之後，那兩個人再次跟我見面。他們和帶著工作合約資料夾跟 Evi 小姐一起過來。

「在我們家，妳要負責照顧奶奶。照料和幫助她所有的事。妳願意嗎？」太太問。

「我願意，太太。」我很堅定的回答。

「前三個月是試用期。我們會評估妳照顧奶奶的表現。六個月之後妳才可以有假期。妳可以用手機，但只在有需要的時候用。如果奶奶有什麼事，妳要立刻聯絡我們。」

雖然沒有說太多，但太太的說明，讓我理解他們希望我以專業、獨立和負責的方式工作。特別是先生，從一開始到簽完合約都沒多說什麼。除了交代要我好好照顧奶奶之外，還要把她當自己人，不能讓她摔倒。我的主要工作是照顧奶奶，整理的工作可以安排在奶奶睡午覺的時候進行。

我們乘坐的汽車在寒冷的空氣中穩穩的開往台北市的郊區。一路上我想起 Evi 小姐的叮嚀。那位美麗的小姐警告我合約結束前不要再回到

辦公室了。不管發生什麼事都要忍耐。如果有問題也不能逃跑，因為那樣只會增加問題的複雜度。

我們終於到了奶奶家，是一棟從道路旁進入的簡單建築。一位老婦人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。她面前的桌子上有滿滿的東西和食物，包括麵包、香蕉、糖果和幾包台灣的餅乾。她的嘴巴正在咀嚼著食物。椅子正下方有一個小小的掃帚和簸箕，是用來清理從她缺牙的嘴邊掉下的食物碎屑。

「愛絲，這是奶奶。她還很健康，可以處理自己所有的事。但是我們擔心她一個人生活。所以才決定請人照顧她。」太太說。

「媽，這是愛絲。她來幫忙照顧妳和打理家裡。妳也可以跟她聊天，這樣才不會寂寞」，太太一邊拍著老太太的肩膀，一邊對著奶奶說。

奶奶沒有回答。她只是點點頭表示瞭解。突然間，她從面前的餅乾中拿了一塊給我。我認為這是她歡迎我到她家的方式。我接了那塊餅乾，然後彎腰說謝謝。

晝夜更迭，季節變化，隨著花開花落，種子再度發芽。三個月試用期已過。太太和先生很滿意我的工作。剛開始，太太每兩週來一次，會到屋中四處檢查。看看屋裡的每個角落，特別是廁所和廚房，來確認我真的有保持清潔。

奶奶是一個很好相處的老人家。她不挑剔，也喜歡開玩笑。奶奶以前是一名日語教師，偶爾也會教我幾句日常和簡單問候語。她甚至要求我每天早上和睡前用 konnichiwa（您好）和 oyasumi nasai（晚安）跟她打招呼。奶奶很有見地也很有知識。我從她身上學習了許多東西，像是努力工作、遵守紀律和善待他人。她還告訴我播種收穫的道理。

「愛絲，要怎麼收穫，先怎麼栽。如果我們做得好，自然會得到好處。」這是他對我的建議。

「奶奶，為什麼不搬到先生家住？那不是新房子嗎，而且也比较熱鬧。這樣奶奶想買東西也比較容易不是嗎？」一天下午，我幫她按摩腳時問道。

「愛絲，妳相信愛情和忠誠嗎？實際上，妳來台灣是為了與妳親愛的丈夫相見不是嗎？我也一樣。這個房子是我和我先生生活時，第一個回憶的地方，當時我們生活在一起，什麼也沒有。所以，我想在這裡度過剩下的歲月，跟他在一起。這房子的每個角落，都有我們兩個人的痕跡。」奶奶用顫抖的聲音說道。

我愣了一下，努力消化奶奶所說的話。她教會我生命的意義。對她來說，愛並非只是相守而已。就像我的經歷，即使到這一秒，我還是沒見到安迪，但我很快樂。我們在異鄉也能互相鼓勵。

今天早上的天氣很好。露珠沾濕了葉子和花朵。在夏天，天空亮得比較早。我五點就起床，準備奶奶的所有東西，從早餐到她要穿的衣服。今天是我踏入台灣十五個月以來，第一次的假期。我穿上飛來台灣時穿的衣服，因為那是我最好的服裝。這一段時間以來，我從來沒買過東西，因為太太會將一切都打理好。他們對我很好，也把我當家人看待。

太太和先生七點就來了。今天由他們代替我照顧奶奶。太太說會帶奶奶出去走走，在外面吃午餐。

「愛絲，奶奶的東西全部準備好了嗎？」太太問道，一邊將包包放在角落的桌子上。

「好了，太太。但是奶奶還沒醒來。昨晚睡前我有先跟她說了。」我告訴太太，「奶奶請我買餅乾，她想試試看印尼的零食。」

「奶奶本來就很愛吃餅乾，愛絲。麻煩妳幫我買，但不要太硬的喔，等妳回來，我再給妳錢。」

這是我第一次在台灣搭捷運。現在，印尼也跟世界上的已開發國家一樣，如倫敦、日本和韓國，有同樣的交通工具。但在印尼叫做 *Moda Raya Terpadu* (MRT)。這個交通工具在三月二十四日由佐科威總統開通啟用，目前只在雅加達才有。希望有一天我住的地方也會有，使交通更加方便。印尼人民也需要多多向台灣人學習紀律，台灣人做任何事情都會保持整潔，並很有秩序的排隊。

我的手錶指向十點，剛剛向一位小姐問路，她說前往台北車站大廳的方向是在出口右邊的樓梯上方。我到了大廳，這是個充滿家鄉氣氛的大廳。很多印尼移工在這裡坐下和朋友聊天，還可偶爾聽到笑聲。原來都是真的，台北車站是印尼移工在台灣的第二個家。

嘩！嘩！

有封簡訊進入收件箱。

「妹子，妳到了嗎？我在鐵鑄雕像這邊等。」是安迪傳來的訊息。

我用眼睛掃視，尋找雕像的位置，就在寫著台北車站的時鐘下方。我思念的男人就在那裡。我跑向他，衝進他的懷抱。我們快三年沒見面，他都沒有變，還是一樣有甜蜜的笑容，就像我們第一次見面一樣。他現在的打扮有點不同，閃亮的髮型和誘人香氣，讓我們的相會增添了熱情。

最終，經過長時間的考驗，我的夢想成真了。上天在考驗祂的子民之後，總是會給予回報。我和安迪見面了，我們將齊心努力通過這場考驗。在福爾摩沙的天空下，盡一切努力創造美好的未來。希望有一天可以夢想成真，擁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小家庭，讓姑姑幸福，爸爸媽媽在另

一個世界也可以微笑。Anisa，他們以前那個愛哭、愛向路過菜販討零食的小女兒，在她踏入二十七歲之時，已成為勇敢生活的女人了。

台北，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

譯 | 孫珮珊

關於作者

Etik Nurhalimah 印尼 | 跨國移工

我寫〈福爾摩沙空中的一絲期望〉這篇故事的背景是一對夫妻，他們為了家庭的未來而努力賺錢。國外的艱辛生活使他們有一段時間無法相見。其實他們跟所有其他新婚夫婦都一樣，希望相互依偎、互相恩愛。

Anisa 剛來時的運氣不太好，她常遭受性騷擾，同樣的事情也常發生在來臺灣工作的女性移工身上，這些事一直都沒有被報導出來。因為 Anisa 的耐力和努力，她終於可以更換僱主。在第二個工作場所，她要負責照顧一位奶奶。但這次不一樣，她照顧的奶奶給了她一個家的溫暖，並教導她對家庭的「忠誠」之意。

「愛與忠誠，不只是在一起時才能實現。就算分隔兩地，即便死亡將兩個人分開，也依然可以互相鼓勵和關心。」

Etik Nurhalimah 是一位印尼移工，同時也是印尼空中大學英語文學系的學生。這位熱愛藍色的女士曾發表過一系列與女性相關的作品。

其中的〈紅色〉一篇，贏得了二〇一七年的移民工文學獎。同年也在 Voice of Award (VOI) 的文學比賽中，獲得了季軍。二〇一九年，在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(KDEI) 所舉辦的散文比賽中獲得亞軍，主題是了解台灣的印尼移工在教育領域中扮演的角色。這位來自東楠榜省的女士，也是臺灣一家新聞的提供者和 KSI-Chapter Taiwan¹ 的創始人。

1. 譯註：KSI-Chapter Taiwan (Komunitas Steemit Indonesia Chapter Taiwan) 是一個部落格社群。平時透過社群媒體分享書寫創作跟資訊，相互給予寫作上的建議，互相切磋以成為優秀的作家。